

甘肃八旗驻防的历史变迁及战略地位

锋 晖

(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136000)

摘要:甘肃八旗驻防,自顺治朝临时驻军,康熙朝定期换防,雍正朝初创驻防,乾隆朝格局定型,同治朝受到重创,至辛亥革命彻底解体,可谓贯穿清朝始末。康熙乾三朝,甘肃八旗驻防围绕新疆战略对象而设,以宁夏为重心,与凉州、庄浪构成“品型”格局,其驻防规格之高,官兵数目之大,参与战事之多,防御对象之繁,为同期各地驻防所不及。甘肃驻防推进与西北建设发展关系密切,旗、民、商三者相互依赖,对实现巩固社会稳定、民族融合,促进屯牧经济及西北城镇建设意义深远。

关键词:宁夏将军;甘肃驻防;清代甘肃;八旗驻防

中图分类号:K249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2-0292(2017)01-0196-05

一、甘肃八旗驻防的历史变迁

(一) 甘肃驻防的缘起与建立

清代甘肃,北界蒙古,西接新疆,东靠陕西,南临青海,自古战略位置极为重要。

甘肃八旗驻防设置前,清军虽多次用兵甘肃,但均为短期驻军。顺治年间,清军进入西北,镇压农民军,以八旗兵甚少,于甘肃未设八旗驻防,以绿营辖控周边,将八旗驻防兵力集中于西安,进入甘肃多为临时驻军,战事结束随即撤军。康熙十二年(1673),三藩倡乱,陕西提督王辅臣于甘肃平凉策应,清廷命绿营平叛,派八旗官兵于宁夏督战,待三藩平定后,又将宁夏八旗官兵调入川蜀作战。

十八年(1679),准噶尔逐步强大,征伐哈萨克、布鲁特各部,灭叶尔羌汗国,控制回疆、青藏,成为清朝潜在威胁。二十七年(1688),噶尔丹率军由北路进攻喀尔喀蒙古,引发清朝与准噶尔激战。康熙帝一面亲征御敌,对北路驻防严密部署,一面布设宁夏八旗驻军,“西安将军尼雅翰,副都统巴赛、柏天郁,率满洲兵二千、汉军兵一千屯宁夏,其宁夏绿旗兵亦令预备。”^{[1]615-616}乌兰布通大捷后,清廷才撤军。三十年(1691),噶尔丹劫掠墨尔根济农,清廷著令西安满营前往宁夏,后令将军尼雅翰率领驻宁夏西安

满兵及绿营合击噶尔丹,战后西安大军即撤。

三十四年(1695),噶尔丹再次率军沿克鲁伦河进犯北路。为配合北路作战,康熙帝谕“宁夏地方紧要,宜设官兵驻防。可遣官往彼监造营房。”^{[1]821}同年七月,“升右卫左翼护军统领觉罗舒恕为宁夏将军”^{[1]823}。九月,升参领胡什巴为宁夏左翼副都统,正红旗蒙古副都统沙济宁为宁夏右翼副都统,调西宁副都统马自德为宁夏副都统。三十五年(1696),康熙二次亲征噶尔丹,费扬古率西路军经宁夏集结,于“昭莫多之役”大败准部^{[1]875}。三十六年(1697)二月,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,亲至宁夏,对阵噶尔丹所居萨克萨特呼里克,噶尔丹残部食尽粮绝,纷纷降清,噶尔丹败亡科布多阿察阿穆塔台。战后,清廷撤兵宁夏,宁夏将军一职随之裁撤。

五十四年(1715)三月,策妄阿拉布坦派兵袭扰哈密,清廷引兵进讨后,启用年羹尧、岳钟琪等汉官,以甘肃绿营加强哈密兵屯。五十六年(1717),策妄阿拉布坦派大军入藏,占领拉萨,击毙拉藏汗,康熙遂派军征伐,各路大军集结于宁夏、庄浪、凉州,合力击溃准军。六十一年(1722),康熙驾崩,青海和硕特首领罗卜藏丹津趁机反叛,叛众达数十万,清朝平叛历时一年。清廷鉴于数次西北平乱经验,遂有意

作者简介: 锋 晖,男,锡伯族,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,新疆师范大学法学院副书记,讲师,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历史。

基金项目: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锡伯语(满语)基础语料库建设与研究”(项目批准号:15ZDB110)阶段性成果。

以宁夏为重心,强化甘肃驻防。

雍正二年(1724)二月,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:“宁夏地阔田肥,原设总兵官驻扎,遇哈密有事,将满洲兵由内派往,路途遥远,甚属无益,宁夏贺兰山之外,离哈密不甚遥远,宜于宁夏令满洲兵驻防”^{[2]292-293},并奏请设置宁夏将军一员、副都统二员,驻兵二千二百名^{[3]955}。十一月,清廷批准年羹尧奏议,再次设立宁夏将军。次年,清廷自黑龙江、吉林调满蒙官兵三千五百四十一人、官兵家属七千二百零二人移驻宁夏,调太原满洲兵三百前往宁夏驻防,修筑满城,宁夏八旗驻防由此开启。

九年(1731),清准双方于“和通淖尔之役”、“额尔德尼昭之役”两败俱伤,清廷一面与准和谈划界,一面强化甘肃驻防。鉴于“凉州为甘肃咽喉,通省关键”^{[2]635},十三年(1735),清廷设凉州将军,并于西安满营移驻官兵二千名,又将拟移驻西宁之官兵调至庄浪,构建庄浪驻防,“设甘肃凉州八旗满、蒙、汉兵凡二千人,设驻防庄浪八旗满、蒙、汉兵凡千人”,满城于当年修筑完毕,至此形成宁夏、凉州、庄浪三点“品型”驻防格局,影响蒙古、新疆、青藏三线战事。

乾隆三年(1739)十一月,宁夏大地震,满城房屋全行坍塌,“城尽毁”^{[4]454},驻防官兵及家属死亡一千一百一十八人,人员锐减。清廷将幸存的宁夏驻防步甲六百改为养育兵,以示体恤,清廷发内帑九十五万三千两,另筑宁夏新满城^{[5]20},减员兵额自西安满营官兵顶补。乾隆十一年(1746),又有部分庄浪满兵移驻宁夏。几经征调,宁夏驻防官兵达三千五百一十四人,合家眷共一万七百三十四人^{[6]164},合计凉州、庄浪驻防官兵三千二百名,甘肃驻防满营官兵达六千七百余,合家眷约两万余众。

(二) 驻防官兵的移驻与补入

乾隆朝,甘肃驻防八旗及绿营围绕新疆问题两度移驻,构建伊犁驻防及新疆东路驻防,并调北京、西安等地满营官兵补充。

乾隆十八年(1753),准噶尔内讧,随之诸部首领率众投清,清廷再次着手出兵征准。清廷“派凉州、庄浪满洲兵一千,宁夏兵一千等组成西路军两万,合同北路军三万,共五万,筹备征准事宜”^{[7]1027-1028}。乾隆二十年(1755)至二十五年(1760),清朝出兵天山南北,先后征服准、回二部,彻底消除准噶尔威胁。清朝西北驻防战略对象由此变化,并向西域以西推进。

二十七年(1762),清置伊犁将军府,乾隆谕:

“前因准夷未平,凉州、庄浪等处为西陲冲要,故将西安驻防之满洲、蒙古、汉军兵丁,派出数千名分地驻防,今大功告成,巴里坤以西皆成内地,凉庄既非边徼,而该处并无行围习艺之所,以致兵丁怠惰偷安,俱归无用,现在伊犁建造城堡,设立将军,驻防屯田,与其三年一次派兵更番戍守,何如即以凉庄兵丁挈眷迁移,较为省便。”^{[7]575-576}二次平准后,清廷明确巴里坤以西皆成内地,将西域新征服之准噶尔故地视为新疆,驻兵问题上亦明确以携眷为主。

乾隆二十八年(1763),谕“今回部、厄鲁特俱已平定,伊犁宜应永久驻军。将凉州、庄浪等处满洲官兵携眷迁移。”^{[8]405}移驻官兵有协领四名、佐领二十八名、防御二十八名、骁骑校二十八名、领催一百九十一名、前锋三百零二多马甲一千七百七十一名,步甲六百名,养育兵二百名、炮手七十五名、匠役头目十二名、匠役九十五名,官兵共计三千三百三十四名。首度移驻后,清廷认为“凉、庄满兵二千二百余户,现今移驻伊犁。凉、庄虽属内地,无可守御之处。但该处系西陲通衢,且城垣房屋建立未久,若因官兵移驻伊犁,将城垣房屋空闲,必致倒坏,即行人往来,亦不足以肃观瞻。西安官兵驻防年久,生齿日繁,若将西安官兵内酌量移驻凉庄,居住则现有之城垣房屋既不致空废,于西安兵丁生计亦大有裨益,可将西安满兵内拨二千名移驻凉、庄。兵数既以无多,毋庸设立将军。凉州留副都统一员,庄浪设城守尉一员,以资管辖。”^{[9]8823}同年,令西安满营向凉州派驻马兵一千三百名,步兵二百名,共一千五百名,又向庄浪派驻马兵四百名,步兵一百名,共兵五百名。三十三年(1768)正月,又因“宁夏满城兵丁无多,将军一员、副都统一员足敷管辖,其右翼副都统员缺即行裁汰”^{[7]823}。因驻防官兵移驻,撤销凉州将军,裁撤庄浪副都统为城守尉。清廷设置甘肃驻防的目的是消除西北各类威胁,平定准噶尔后,遂将庄浪、凉州官兵移驻伊犁,应对新疆各类潜在威胁。庄浪、凉州驻防官兵首度移驻伊犁后,清廷对该处驻防重视随之淡化,再次移驻西安官兵于庄浪,目的仅为不致满城房屋空废,安置西安多余旗丁,同时鉴于甘肃军务大量减少,遂对甘肃驻防官员进行裁减。

三十六年(1771)初,蒙古土尔扈特十七万部众,自伏尔加河流域东返。清廷对土尔扈特东归心态复杂:一面调拨物资,施以赈济;一面十分戒备,对其甄别,调整驻防,分割安置,严加管控,强化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之新疆东路驻防,迅速移驻官兵,布设针对土尔扈特的驻防格局。

伊犁将军舒赫德奏请“此次移驻理合就近移驻。凉州、庄浪二地驻兵近三千名,宁夏驻兵约四千名。凉州、庄浪之兵,原先防范厄鲁特而驻。今仰赖皇上神威洪福,开拓疆域二万里,塞外各地均有驻兵,故在凉州、庄浪不必永久驻兵,即请全数移驻乌鲁木齐”^{[10]20}。将凉州、庄浪的官兵全部携眷移驻,获批准。但实际出发时,官兵数目并非三千名,“凉州、庄浪二地之官共八十三员,马甲二千七百名,步甲三百名,炮手四十名,工匠二十四名,养育兵二百八十名”清廷另补拨凉州上三旗九牛录九百余名兵、正红旗蒙古牛录九十余名兵,移驻官兵达四千四百余名,于乌鲁木齐修筑巩宁城,构建乌鲁木齐驻防。

此外,又移驻宁夏、西安满营官兵至新疆。三十七年(1772),将宁夏满洲兵一千名,西安满洲兵一

千名,移驻至巴里坤,自北京八旗中补充缺额。“西安、宁夏满营,每佐领下所管兵,俱系各按本营旧制,今两处官兵,同驻巴里坤,自应画一分拨,请于西安宁夏两处各派协领二、佐领、防御、骁骑校各八,分为八旗,各兵仍听本处协领等管辖,并每处分派领催、前锋各四十,马兵八百,步兵八十,炮手十六,匠役二十四,至宁夏拨缺之兵,将来由京拨补原额。”^{[7]269}

宁夏、西安满洲兵移驻巴里坤后,因巴里坤兵粮转运艰难,又分驻巴里坤、古城两处。三十九年(1774),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奏请“古城应驻满兵一千名,议于西安宁夏两处拨移,查西安满兵移驻巴里坤者,器用房屋,久经安置妥协,无庸另移,请于宁夏满兵内拨一千名移驻古城。”^{[7]1277}清廷准奏。至此,巴里坤、古城两处八旗驻防也相继定启动。

表 1 新疆六大满营驻防城信息

	驻防城	建城时间	官兵来源	官兵数额
1	伊犁惠远城	乾隆三十年(1765)	热河、凉州、庄浪	4 640 名
2	伊犁惠宁城	乾隆三十五年(1770)	西安	2 144 名
3	乌鲁木齐巩宁城	乾隆三十七年(1772)	凉州、宁夏	3 376 名
4	巴里坤会宁城	乾隆三十七年(1772)	西安	2 000 名
5	古城孚远城	乾隆四十年(1775)	宁夏	1 000 名
6	吐鲁番广安城	乾隆四十五年(1780)	凉州、庄浪	564 名
总计				13 724 名

注:此表根据《西域图志》、《乌鲁木齐事宜》、《三州辑略》相关数据而制。

三十七年(1772),清廷自北京选调官兵一千,携眷总计三千三百五十七口,七百八十三户,驻防宁夏。三十八年(1773),清廷移驻北京官兵五百名至庄浪。五十年(1785)八月,清廷“派宁夏当差之拜唐阿闲散五百名移驻凉州,另于满洲、蒙古八旗拨兵三百,前往庄浪”。五十一年(1786),清廷自北京又移驻三百官兵于庄浪……

乾隆末年,甘肃八旗驻防几经移驻补入,规模逐渐稳定。宁夏驻防中,包括将军一人,副都统一人,协领兼佐领五人,佐领十九人,防御二十四人,步营防御二人,骁骑校二十四人,笔帖式三人。八旗满洲、古前锋校十六人,前锋一百八十四名,鸟枪领催四十八名,鸟枪骁骑九百五十二名,炮领催八名,炮骁骑九十二名,领催七十二名,骁骑八百二十八名,鸟枪步军四百名,步军二百名,养育兵六百名,弓箭铁匠各二十四名;凉州驻防中,撤将军为副都统,协领二人,佐领六人,防御八人,骁骑校八人,八旗满洲、蒙古前锋领催、骁骑共一千二百六十名,步军一百二十名,炮手四十名,养育兵一百二十名,弓箭铁

匠共四十名;庄浪驻防,撤副都统为城守尉,设城守尉一人,佐领四人,防御四人,骁骑校四人,八旗满洲、蒙古前锋领催骁骑共六百五十六名,步军八十名,炮手十六名,养育兵六十四名,弓箭、铁匠共二十四名^{[9]8825},官兵总数合计五千九百六十二名。

嘉庆朝后,甘肃驻防未曾出现大规模移驻,规模较为稳定,八旗人丁不断增加。道光朝仅宁夏满营人口就达一千五百二十五户,人口一万三千四百一十一人^[11]。新疆驻防定型后,甘肃驻防几经补充也随即定型。

(三) 甘肃驻防的衰落与终结

道光年间,甘肃驻防八旗多次参与新疆平乱战事,战功显著。鸦片战争后,清廷为节省军费,接连裁减陕甘绿营三千六百三十名,使绿营驻防逐渐弱化。同治年间,受太平天国运动、捻军起义影响,陕甘回民相继反清起义,波及西北各地,为清末重大社会事件。其间,宁夏、庄浪、凉州官兵被征调西北各处作战,驻防军民于回民起义中受到重创,军民人口锐减,官兵人数由五千九百六十二名,锐减至一千余

名。宁夏满营军民由一万三千四百一十一人,锐减至三千余人^[11];庄浪、凉州满营军民由一万两千五百余人,锐减至五千余人^{[5]164}。宁夏将军奕梁向清廷告危。清廷遂自山西、山东、直隶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北京、天津、喀尔喀蒙古等地,征调官兵进入西北,镇压回民起义。战后,阵亡官兵之缺,本地驻防无法补充,不仅官兵数目严重减员,战斗力亦急剧下降,清廷几度于京城等处调拨八旗补充,才使甘肃驻防官兵数目有所恢复。光绪年间,甘肃宁夏、庄浪、凉州三处驻防官兵总数五千八百四十二名,其中宁夏驻防官兵三千四百八十八名,包括前锋校十六名,领催一百二十八名,前鋒一百八十四名,马甲一千八百七十二名,步甲头目二十四名,步甲五百七十六名,养育兵六百名,匠役六十六名,炮手十六名;凉州驻防官兵一千五百一十名,包括前锋领催一百二十名,马甲一千一百五十名,炮甲二十名,养育兵一百八十名,匠役四十名;庄浪驻防官兵八百四十四名,包括前锋领催马甲六百八十名,步甲六十四名,炮手十名,养育兵七十五名,匠役十五名。官兵数目遂恢复至乾隆末期,而战斗力却难以恢复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),庄浪满城旗兵因误战事,被取消“双口双粮”的优惠待遇。

1911年,“宁夏革命军政府”千余人,响应武昌起义,进攻宁夏满营,宁夏将军常连率军激战,双方僵持不下。1914年,北洋政府裁宁夏将军,解散官兵,化旗为民,并拨荒地以开垦。1916年,北洋政府以“化旗为民,筹办生计”,解散八旗官兵二千二百人,分发遣散费,骑兵五十两,步兵二十五两。宁夏满营彻底解体,旗人被逐出城外,将军府遂改宁朔县衙。庄浪旗人,被甘肃提督迁移他处,自辟田地谋生,分散各处。凉州旗人,则或迁移他处,或继续留居满城,直至民国二十年(1931)马步芳强占满城,而被迫散居周边。

二、甘肃八旗驻防的战略地位

军事驻防与战略目标及军事对象密切相连。纵览清朝甘肃驻防之变迁,始终围绕西北威胁而设置调整,初为准噶尔政权之威胁,再为哈萨克、布鲁特之越境侵踞,后为土尔扈特之入境定居,同治朝镇压陕甘回民反清运动,其战略对象、威胁程度,决定了各时期甘肃驻防之沿革,为清廷稳定西北的军事重心及应对新疆问题的战略后方。

(一) 征服准部的重要力量

有清一代,边患之大,莫过于准噶尔,而甘肃驻防为清朝征服准噶尔的重要力量。准噶尔崛起,其

初统一天山北路卫拉特诸部,再而征服回疆,实现天山南北的统一,旋征服哈萨克、布鲁特等诸部,实现中亚区域的统一,最后出兵漠北,拟统一喀尔喀诸部,实现自中亚区域至蒙古草原的统一,合围青藏教区,构建一个蒙藏统一体,其汗国历程实为统一蒙古、统一中国之历程。而甘肃紧邻准噶尔,清准关系之缓急,直接决定甘肃驻防之规模。清准围绕喀尔喀归属,蒙藏之兼并而几度大战,甘肃驻防随准部威胁而日益强化。清廷以甘肃驻防,堵截准部东进,截断蒙藏联系,与北路乌里雅苏台驻防呈南北策应,视为用兵准噶尔之关键。乾隆二十年(1755),清朝初征准噶尔完胜,准噶尔政权覆灭,但清廷无意于新疆驻军,封四汗分治,即行撤返陕甘等各路官兵,但准噶尔各部又随阿睦尔撒纳纷纷反清,清廷再度自甘肃等处调兵入疆剿杀,直至准噶尔部众覆灭,北疆空虚无人,以准噶尔为军事目标之甘肃驻防遂完成使命。

康雍乾时期,清廷以甘肃驻防实现三线用兵。其北,系蒙古驻防,为清廷对准用兵之左翼,甘肃驻军为右翼,清朝以此两翼官兵,于历次用兵准噶尔实施左右合击;其南,系青藏区域,清廷以甘肃至巴里坤、哈密一线驻防,隔断西域与青藏之联络,打击入藏之准军,杜绝蒙藏联合,派驻藏大臣于内羁縻,以甘肃驻防于外围震慑青藏,其效果显著;其西,甘肃驻防于巴里坤、哈密前沿直接对抗准噶尔,有效控辖、笼络哈密、吐鲁番回部,并隔离准噶尔以东商贸联络通道,集合回、蒙、藏诸部及汉军绿营之力合击准噶尔。康雍两朝,北路清军曾一度出现和通泊等战役溃败,而甘肃驻防始终稳固,三线出兵,鲜有败绩,可谓是对抗准噶尔的主要力量。

(二) 戡定西北的重要基地

甘肃驻防,为清朝戡定西北之重要基地。纵览清朝入关,以北京为核心,布设京畿驻防,再分进直省各域,沿长城、长江、黄河、沿海、运河,呈五条线路布设驻防,层第推进。西北地区,清廷先构筑西安驻防,后设置宁夏、凉州、庄浪驻防,再以甘肃驻防为根基,征服准噶尔。准噶尔政权覆灭后,哈萨克等越境区域延数千,清廷急需以驻防重构中亚秩序,遂移驻甘肃等地八旗于伊犁,设置伊犁六营^①,震慑内外部众,自北路塔尔巴哈台,至南路喀什噶尔,设置换防,守卡巡边,边境秩序得以稳定。乾隆三十六年(1771),土尔扈特东归,清廷再次移驻庄浪、凉州、宁夏等处驻防官兵,以乌鲁木齐为中心,布设东路四营驻防,并移驻陕甘绿营数万,广布驻防满营之间,

新疆东路四满营相继形成,陕甘绿营亦随之完成部署,形成东路绿营二十八城格局,即乌鲁木齐以东十三城^②,乌鲁木齐以西十四城^③及乌鲁木齐以南嘉德城。围绕新疆问题,甘肃驻防两度尽数移驻,撤凉州将军,设伊犁将军,构建新疆军府格局,其后数次派兵进入新疆,平定内乱。综合青藏区域用兵,可见甘肃驻防之战略防御对象涉及西北各地。

就乾隆朝全国军事大调整而言,甘肃驻防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因准噶尔威胁消除,甘肃驻防尽数移驻,改编为伊犁驻防,清廷遂展开全国军事大调整,其连锁效应波及全国。西安满蒙八旗兵、盛京锡伯兵、黑龙江索伦兵、张家口察哈尔兵随即组建移驻。而清廷于太平盛世无意增加全国兵额军费,遂令京口、杭州、甘肃等各地八旗汉军大批出旗,或出旗为民,或编入绿营,其缺额补充西北驻防。八旗驻防由北京辐射边疆,层第推进,而甘肃驻防则为清廷统一西北,定鼎疆域版图之重要环节。自新疆驻防建立后,历经张格尔之乱等数次战乱,清廷屡派甘肃驻防兵力参与平乱,伊犁将军、乌鲁木齐都统与陕甘总督关系密切,甘肃驻防亦为新疆驻防有力依托,借以稳定西北政局,其意义重大。

就八旗、绿营关系而言,自顺治绿营编设开始,遂西北战事甘肃绿营发展迅速,而“凡地方有绿旗兵丁,不可无满兵”^{[7]657}。清廷于“三藩之乱”后,鉴于内地直省稳定,将八旗驻防逐渐西移。雍正年间,甘肃绿营人数八万两千八百八十八名^④,清廷以旗人补放绿营武职,借以强化对绿营的控辖监督。乾隆四十九年(1784),旗人任各省绿营缺者六百八十六任,其中甘肃八十四名^⑤,其官职自提督至都司、守备、把总,贯穿而下,其比例较高,渗透之深,可窥见清廷以八旗控辖绿营,形成以八旗为核心之武装体系,借以对峙准噶尔之格局。相对北路喀尔喀札萨克武装而言,清廷对甘肃绿营之控制可谓严密。

三、结 语

甘肃八旗驻防史,自顺治朝临时驻军、康熙朝定期换防,雍正朝初创驻防,乾隆朝鼎盛定型,同治朝受到重创,至辛亥革命彻底解体,可谓贯穿清朝始末。满营系清廷最为信任之武装,故甘肃驻防满营于西北战事,作用显著,尤其康雍乾三朝,甘肃八旗驻防规格之高端,派兵次数之频繁,移驻官兵数目之巨大,参与各路战事之众多,军事防御对象之繁杂,承担各类军务之繁重,为同时期各地驻防所不及。

此外,就西北建设发展而言,尤以甘肃驻防推进为主线,绿营随八旗用兵扩编,无论级别、规模,均创各地驻防之首,屯牧规模空前。同时,满营官兵食俸饷而不事生产,系清代重要的消费阶层,加之管辖商贸要道,使满营驻防之处必跟随各类大小官民商家,城镇建设兴旺,商业往来频繁,文化交流繁荣,移民规模空前,诸多八旗、绿营驻防城,遂发展为今日西北主要城市。甘肃驻防中,随军事、生产、商贸关系发展,旗、民、商三者相互依赖,八旗与绿营密不可分,对稳定社会环境,密切民族交往大有裨益,此状况随甘肃驻防移驻新疆而推移,对带动新疆近现代城镇发展,促进屯牧经济繁荣,强化天山南北民族交融,其影响意义十分深远。

注释:

①伊犁六营:惠远城满营、惠宁城满营、锡伯营、索伦营、察哈尔营、厄鲁特营。

②乌鲁木齐以东十三城:惠来堡、屢丰堡、辑怀堡、阜康城、惠徕堡、育昌堡、时和堡、恺安城、保惠城、古城汉城、靖宁城、木垒城、镇西城

③乌鲁木齐以西十四城:宣仁堡、怀义堡、头屯所、宁边城、宝昌堡、乐全堡、芦草沟所、景化城、康吉城、绥宁城、绥来堡、遂成堡、丰润堡、安阜城

④基于《甘肃通志·兵防》、《甘肃新通志·兵防》中雍正七年至十年驻兵数据统计而成。

⑤具体内容参见《大清中枢备览》乾隆四十九年条。

参考文献:

[1]朱軾.清圣祖实录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
[2]张廷玉.清世宗实录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
[3]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.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:上册[Z].黄山:黄山书社,1998.

[4]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.清代地震档案史料[Z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
[5]柳玉宏.(乾隆)宁夏小志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5.

[6]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.满族社会历史调查[M].沈阳:辽宁人民出版社,1985.

[7]董诰.清高宗实录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
[8]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.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[Z].长沙:岳麓书院,2011.

[9]铁保.钦定八旗通志[M].台北:台湾学生书局,1968.

[10]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.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:第103册[Z].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2.

[11]宁夏博物馆.宁夏满营事宜[Z].道光朝手抄史料.

(责任编辑 张玉海)